

往事如昨

十四块八

张凤英

一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职业中专教课。工资不高，可我爱花钱买书，尤其是工业技术方面的书，每个月发了工资总要到新华书店去转一圈，看见新出的技术书就想买，为这事儿丈夫没少数落我。

一个腊月里刮西北风的下午，我裹着棉袄推开新华书店的玻璃门，一股暖气夹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迎面扑过来。我先在专业书柜台前转了一圈，挑了一本电机修理方面的书，然后又习惯性地到科技书架那边翻翻。

在最里头那个角落，我又看见他了。这人我注意好几回了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瘦高个儿，穿一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破棉袄，袖口都烂了，露出里头黑乎乎的花。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、手上都是灰，看着就像在哪儿干苦力的。可他有个古怪的地方，就是那双瘦长的手，骨节分明，倒不像下力人的手。他每次都蹲在最下边那层书架前头，一本一本地翻阅电工技术方面的书，看得那叫一个认真，有时候还拿手指头在水泥地上比划。他也从来不买，我心里清楚，那时候一本电工书要十几块钱，够我这样的老师吃好几天食堂了。

他正翻阅一本厚墩墩的《电工学》，翻到三相异步电动机那一章，似乎整个人都看进去了。我当时心里还想，这孩子要是能正儿八经上几年学，说不定真是块学技术的料。

我一边想着，一边翻阅电机修理那本书，忽听“啪嗒”一声，什么东西摔地上了。紧接着就听见店员小陈扯着嗓子喊：“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瞧瞧你瞧瞧，这书弄成这样还怎么卖？”

我赶紧走过去一看，那本《电工学》掉在地上，封面上蹭了一大块黑乎乎的东西，好像是地上的机油还是什么，书页也窝了好几页。那年轻人蹲在地上，手忙脚乱地捡起书来，拿袖子使劲擦，越擦越花，整张脸急得通红。

“我不是成心的，”他声音发紧，嗓子眼里像堵了东西，“手一滑没拿住……”

“手滑？”小陈把书抢过去翻来翻去地看，“这书是刚到的，崭新的，现在弄成这样谁还要？十四块八，你得赔。”

二

那年轻人慢慢站起来，这一站起来我才看清他有多瘦，棉袄空荡荡地在身上晃荡，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嘴唇上裂了好几道口子。他在身上上下下摸索了半天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毛票，我瞄了一眼，撑死了也就块儿八毛的。

“同志，”他低着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，“我……我没那么多钱……”“没钱你还看书？”小陈不过二十出头，年轻气盛，嘴上也不饶人，“这书你弄脏了你得负责任，我们这儿又不是图书馆。”

那年轻人手里攥着那本书，指节捏得泛白，站在那儿半天没吭声。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来，眼圈红红的，但硬撑着没掉泪，说：“同志，这件棉袄虽然破了，可还能挡寒。我把它押在这儿，等我攒够了钱再来拿回去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说完他就伸手解扣子。那棉袄本来就破，扣子七零八落的，他解了两颗，里面露出更破更薄的一件旧毛衣，领口都豁了一个大口子。

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头酸得不行。我当老师这些年，穷学生没见过一千也有八百，可穷到这个地步的还真不多。我瞅了他那件棉袄一眼，心说就这破棉袄，你押给谁谁能要？可他说话时那种认认真真的样子，倒是把我给触动了。

“算了，”我听见自己开了口，“多少钱，我替他给。”小陈看看我，又看看那年轻人，脸上的表情也软了些：“张老师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十四块八是吧？”我从兜里掏出钱来，数了十五块钱递过去，“不用找了。”

那年轻人猛地转过头来看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唇哆嗦了好几下，一个音都发不出来。我把那本《电工学》拿过来递给他：“拿着吧，这书归你了。”

他没接。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我，眼眶里的泪转来转去，憋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：“老师，我叫李国强，这钱我指定还你。”

“还不还的不打紧。”我把书塞进他手里，“我见你老在这儿看电工书，你以前学过？”

他抱着那本书，使劲点了点头：“我初中上完了就没再上了，可我想学电工，我从别人那儿借过书，抄着看……这本《电工学》我想了好久了，上面讲绕组的接线方法，我在别的书上怎么也找不着……”

一谈起书上的内容，他整个人跟换了个人似的，眼睛亮了，话也顺了，从电动机的星三角启动到控制电路的互锁，噼里啪啦跟我说了大一套。

我虽然教了这么多年电工课，可听他说的这些，还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。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穷小子，全靠自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学，能学到这个份上，很让人吃惊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从乡下上县城来找活干的，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和泥，一天挣六块钱，管一顿午饭，早晚两顿自己解决。冬天太冷工地停了，他没地方去，就天天泡在新华书店里，又能蹭暖气又能看书不花钱。

我又问他，没想过晚上看？他低下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工地上住的工棚，十四五个人挤一个通铺，天黑就拉灯，根本没法看。”

我听完这话，心里头跟针扎似的。我又翻了翻衣兜，里头还剩下十几块钱，一咬牙全掏出来塞给他了：“拿着买点吃的，大冬天的别饿坏了。”他这下面是

真哭了，眼泪啪嗒啪嗒砸在新书的封面上。他一个字也没再说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就跑出了书店。

三

这事过去了我就没怎么再想过，教了一辈子书，这种事遇得多了。有时候翻自己书柜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想起那本《电工学》和那个叫李国强的年轻人，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。

差不多过了十年的光景，我都要退休了。那年春天，我带学生去市里一家电器厂实习，是个私营的小厂子，主要做配电箱的。厂里安排了个电工师傅来给学生讲实训安全，说这人是个好手，初中学历，全靠自己死磕出来的，前年考下了高级电工证，现在是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
师傅推门而入，穿着一身干净的深蓝色工装，胸口别着厂牌，头发理得整整齐齐，看着精神得很。这不是李国强吗？师傅看向我的那一瞬间，那眼神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十年前的那个书店。

“张老师！”他把手里的文件夹往旁边的学生怀里一塞，大步走过来，站在我跟前，二话没说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这一躬鞠的时间很长，旁边那些学生和厂里的工人都看傻了眼。

等他直起腰来，眼眶又红了，可这回他笑得很痛快：“张老师，我就知道这辈子还能见着您。那本《电工学》，我翻来覆去看了不知道多少遍，全书抄了一遍，书皮都磨烂了。那年开春我就去考了初级证，后来边干边学，中级、高级，一步一步考过来的。现在我在这厂里干了六年了，成家了，媳妇是本地的，闺女都三岁了。”

他掏出手机翻出照片给我看，一个圆脸的小丫头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冲镜头笑得露出两颗小豁牙。那天他跟我说了好多，说那本《电工学》他当年揣在怀里，白天怕弄脏了用塑料纸包着，晚上没灯就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看到半夜。开春工地开工后，他白天干活，晚上去一家修理铺帮忙，不要工钱，管顿饭就行。慢慢学会了修电机、缠线圈，攒了钱去考证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
临走的时候他非要请我吃饭，我说不行，下午还得带学生返校。他急了，跑到厂门口的小卖部，搬了一箱饮料，又要买烟，我说我不抽烟，他想了想买了一大兜水果，又把那箱饮料扛到我们车上，满头是汗。

车开出去好远了，我从后车窗往回看，他还站在厂门口那棵树下朝我们摆手。我教了一辈子书，得过多少优秀教师、多少先进工作者荣誉，说句实在话，都赶不上当年在书店里替他出的那十四块八毛钱让我觉得值。一本书，十四块八，把一个从工棚里挣扎着的年轻人，一步一步托举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有了技术，成了家，过上了正经日子。这笔账，值！

輿地广记

牟平与牟子国

于建章

2005年7月，牟平被列入“千年古县”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但关于“牟平”一名的由来，历来存有两种说法，加之辖区历经数次变迁，更让这段地名渊源充满争议。

唐代李吉甫所撰《元和郡县志》，以及明代嘉靖年间焦希程编纂的《宁海州志》，均持同一观点：“在州（牟平）北七里，牟山之滨，地势平广，旧牟平名本此。”这便是“牟山得名说”。

另一种说法与牟子国相关：西汉始设牟平县，此地为牟子国亡国后，其族人东迁聚居之处，因境内地势平坦开阔，故名牟平。结合古代城池多选平旷之地营建的历史背景，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更高。

相传牟子国为黄帝后裔一脉，西周初年受封于东夷之地，其早期都城位于今山东莱芜以东二十五里处。春秋时期，牟子国夹在齐、鲁两大强国之间，常年战乱不断，国无宁日，被迫两次向东迁徙，首次迁至营丘境内，第二次则落脚于胶东半岛黄海之滨，即如今福山区析出的烟台开发区三十里堡一带。此后三百余年，牟子国子民在此以渔、农、狩猎为生，安居乐业。

关于牟子国最终消亡的过程，正史并无明确记载，只知西汉初年，牟子国后裔又在福山古现（古称古岷）的平原地带正式设立牟平县。

后世方志考证证实，《元和郡县志》与《宁海州志》将西汉牟平县等同于今日牟平，并称其因牟山得名，这一记载并不准确。经牟平、福山两地史志学者考证，学界已渐成共识：西汉初置的牟平县，治所在今黄渤海新区古现街道，与今牟平并无关联，其得名源于牟子国人择平地建城。如今的牟平之名，是承袭了这一古县名号。

今牟平区域，彼时地处古牟平之东，且都是牟国人居，被称为东牟县。至唐麟德二年（665年），裁撤设于福山古现的旧牟平县，正式将东牟县更名为牟平县，隶属于青州东莱郡。以此推算，今牟平自西汉初置东牟县起，已有两千二百余年建置史；自唐代定名牟平，也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。

古志记载牟平城北七里有牟山，可无论今福山还是牟平，城北七里范围内均无此山。后世文人试图在本地寻出“牟山”佐证山名之说：福山将古现东北的磁山称为牟山，牟平则把城西北陈家疃附近的一座小山称作牟山。但两处山体，无论方位还是距离，均与古志记载相悖。如今福山民众只知磁山本名，仅地方志偶称其为牟山；而牟平所谓的“牟山”，本地百姓因山中盛产白垩土，向来呼其为粉洞山，极少用牟山之名。

诸多实物遗存和出土文物，均印证了牟子国与牟平的深厚渊源，也证明了福山与牟平本是同源，都是牟子国后人的子民。至19世纪末，牟平城东端午山上仍留存有两千二百多年前西汉时期的东牟侯祠。东牟侯是牟子国的重要官吏，当年曾在此设立行署处理政务。1946年，牟平民主政府修建端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，将东牟侯祠改建为烈士纪念馆。近年来，牟平在旧城改造中，先后发现多处牟子国后裔的遗址，考古出土了诸多文物。